

榮耀的一瞬

序章

晴朗的早晨，操練場外清脆的鳥叫，此起彼落的蟬鳴，但美好又帶點詩意的聲響，被操練場內一次又一次的喊殺聲掩蓋。

「殺！殺！」一群為數三百的士兵正一對一練習槍法，而另一群士兵坐在操場陰暗處，全身留著黃豆般大的汗珠，有的大口喝水，有人不住喘息卻仍然閉目養神。

「延吉，延吉，別睡了，喝口水吧。」一個士兵拿了壺水地到延吉臉旁晃啊晃的，延吉緩緩睜開眼睛，對著他笑了笑，揮了揮手示意，又再度閉上眼睛。拿水的士兵笑了笑對延吉說：「吉，莫說上戰場了，瞧你這德性，才不過一個時辰的操練就成了陣亡士兵，明日負甲於身的演練，我看你要倒在場上等弟兄抬到水池清涼了。」

延吉皺了皺眉回：「廢言，這種練法，我看免等明日了，等會輪咱們再上場就要…」

遠方的伍長這時大喊：「停！乙隊列隊下場！甲隊上場！」

延吉旁邊的士兵嘆了口氣說：「才說完呢…走吧…」

延吉睜開眼睛起身咕噥道：「糟啊…我頭暈…」

躲在陰暗處的士兵們帶著倦意緩緩的走向操練場中央，延吉與甲隊弟兄們交錯穿越，眼睛無神看著蔚藍的天空，不禁回想起兩個月前的光景。

第一章 投效

「爹，娘，兒將要投效曹操大人，希望您倆老人家在天之靈能保佑兒上戰場後場場皆勝仗，並保佑兒能早日成為一位人人畏懼的大將…」延吉跪在父母墳前喃喃自語，一旁的同鄉李烈站在不遠處默默的等待延吉。一個晴朗的早晨，延吉到父母墳前上香，他特地選了個大清早，連同從軍行囊帶到了墳前。或許是明白，之後能再過來供奉個水果已是遙遙無期，他與父母長談，這一談就是到了午時。直到李烈出現，他才想起了自己該做的……成為一位大將，並且，為父母復仇！

延吉起身，對著李烈道：「是時候了…出發吧…」

李烈回頭笑著說：「這句該由我說才是。」

兩人笑了笑，拿起行囊，往大路上前進……兩人心中都期盼，能早別人一步受到賞賜，或是在戰場上立個大功，成為指揮若定的征西將軍。只是延吉還多帶著隱忍多年的痛，不知何時能

得償所願……

「延吉！醒醒！」延吉不知道自己何時又再度閉上眼，而且身體背面發出該死的痛楚，他盡全力睜開眼睛，發現他還在操練場上，不過只有他是躺著，其餘人除了李烈扶起他身體外，都還在做槍法的練習。李烈擔心的神色全表現在臉上，延吉看的很清楚…

「我…我不做大將了…這種日子我可撐不下去啊…」延吉虛弱的對著李烈說道。

「別說了，我帶你去找大夫。」李烈說道，並準備扶他起來。這時操練場上的士兵突然停下了動作，不，是所有人都停下了動作，不約而同往門口一看。延吉感受到一股氣勢，大將的氣勢……。他緩緩的轉頭也同樣往門口瞄。一個九尺巨漢站在門口，他的髯長到了肚子，整張臉有棗子那麼紅，不怒而威，眼神卻又如此溫和。

所有人不約而同地抱起拳來「關羽大人！」

然後延吉閉上眼睛，又陷入了過去的回憶中……。

那日，晴空萬里，延吉與李烈坐在食堂外與弟兄閒聊，忽然一

聲「噤聲！」將所有人目光轉向發聲之所在。延吉見到那關羽牽著馬，若有所思的隨著八伍伍長綁好馬繩，緩緩步入食堂。經過延吉身旁時，兩人眼神互相對上，關羽那堅定的眼神令延吉不禁自然的飄開視線。

「那就是與劉備張飛三戰呂布的關羽嗎？竟然投效主公？」眾人開始七嘴八舌壓低音量討論起來。

「嘖，這你就有所不知，是軍師程昱先生用計逼得關羽投降啊。」

「像關羽如此之人竟肯背棄結義兄弟歸順主公？不好，會不會是詐降？」

「是是是您真聰明，要不要明天向主公毛遂自薦？」

「糗我？你這傢伙！」

眾士兵輕聲交談打鬧，延吉都沒去注意，因為他加入曹操的軍隊時間不過五天，這五天主公忙著攻陷下邳，一些高階將領都出征了，士兵上戰場需要的戰技都沒訓練，更甭提打仗了。而他主公身邊的將領沒見到，倒是先跟守城的弟兄先熟稔了起來。但就在剛剛，他第一次見到所謂的「將」，是那樣的有氣魄、威嚴；內心擁有浩瀚的勇氣，彷彿世上難事皆不過螻蟻般渺小不足為道。

「我要成為關將軍那樣的大將！」延吉突然開口對在一旁的李

烈說。

「你？哈哈，吉啊，今日我是念在你我是同鄉才告訴你實話。

你跟關將軍還差得遠呢？」李烈不留情面的哈哈笑道。

延吉愣愣的看著李烈道：「努力點，應該就可以…」

李烈道：「那就希望你到時可別比我先倒下了。告訴你個消息，廚子老王在用完膳時偷偷來與我說，過幾天關將軍雜務處理完畢，主公就要將咱們這些閒人編入關將軍之部隊，由他來訓練咱們呢。」

「如此甚好，能在如此勇猛的將軍底下打仗，這再好不過了！」

延吉邊說，神情發出愉悅的神采。

「……………」延吉醒來時，已是在大夫診間床上，頭痛欲裂的他緩緩起身，看見大夫收拾自身物品正準備離開。

「大夫，麻煩您了。」延吉帶點歉意對著大夫說，大夫回頭，似笑非笑的看著延吉。

「弟兄，初來乍到？」

「不，到此一月有餘。」

「那就奇了，老夫醫過之士兵，操練途中或操練完畢會送到在下診間的應是新兵，弟兄已來一月有餘，怎會如此不濟？」

「說來慚愧，在下一個月前皆無接受訓練，直到關將軍將在下編入部隊，今日才做第一次的操練…」

「無怪如此！那就沒錯了。看弟兄仍細皮嫩肉，想必從軍前是個讀書人吧？」

「是…」延吉說到這，緩緩低下頭。

大夫見延吉低下頭，呵呵笑著說：

「別難過，讀書人從軍，老夫也見多了，不外乎是親人於戰亂中失散，或是死於非命…也有一些奇怪的理由，但不管是何原因，能夠實際有捨身之勇氣，而非嘴巴空說已是難得，你就別為此難過…」

延吉這時突然抬頭，紅著眼眶憤怒的說：

「大夫！在下爹娘正是於黃巾之亂遭無辜屠殺！那時在下在學堂正下課，爹娘於外頭等候欲接在下回家，突然一陣兵荒馬亂，黃巾賊殺入城中，在下親眼見到一位黃金賊頭領前一刀後一刀殺死我爹娘！爹娘死在自己眼前，卻根本無力接受這一切！你懂如此心中痛苦嗎？隱忍十一年連仇人都遍尋不著，你了解內心痛苦無從宣洩的痛苦嗎？！」延吉越說越激動，原本還帶點客氣，到後來連尊稱都省略，這令大夫原本微笑的神情轉為嚴肅，靜靜的看著延吉。

「我爹死前還護著我那幼小之身軀，避免我被黃巾賊發現活口…最後黃金賊遠去…我哭著爬出爹爹冰冷的身軀，拖著我爹我娘的屍身到附近的山坡地埋了他們，而後又自行流浪到了東萊，最後是一位新婚夫妻瞧見了我，見我可憐收留了我。在被收留後，我又重新拾起書本讀書，但我心中卻期望著能投效軍隊…」

「這樣啊…」大夫緩緩的打斷延吉。「原來弟兄也有那悲慘的過去…可是可你知，你所投靠的主公是個什麼樣的人？」

延吉知道這樣的態度對一位長輩說話非常不應該，但遭逢變故後，卻沒有可以傾訴的對象，養父養母畢竟不是親生，能溝通的範圍有限。漸漸的，延吉對身邊所有人築起一堵高牆，話也慢慢變少，即使親如李烈這般的朋友，對於幼時慘劇也只輕描淡寫帶過。但這個大夫素未謀面，和藹的面容、和氣的語調，已經讓延吉一股親切感油然而生，一提到關鍵字眼，便不禁把隱忍多年的傷痛全一吐而快。也因為終於有了宣洩的人，這時他語氣已慢慢和緩了下來，但彷彿那哀傷感還是包圍著他。

「我不在意，我只願正義能得到伸張，消滅這世上的不肖之人…」

大夫沉默了好一陣子，緩緩道：「唉…正義正義，現下戰亂，正是每人心中之正義引起…小兄弟，你又何嘗知道何謂正義？」

「正義？」延吉低著頭覆頌。

大夫緩緩起身，準備離去。

「老夫有要事，該啟程了…望小兄弟能好好想想這中間的道理…那麼，有緣再見…」

「大夫等等！」

延吉忽然從哀痛情緒中醒過來，大聲呼喚大夫。

「怎麼了…小兄弟？想通道理了嗎？」

「在下還沒謝過大夫，卻不知大夫貴姓？」

「呵呵…在下華陀…」

華陀回答時並不回頭，似乎認為這不是個需要認真回答的問題。「行醫救人，本是我的理想，答謝就免了。但望小兄弟能思索老夫給你的問題…」

華陀緩緩出病房，門關上，病房內獨攥下延吉垂頭不語，內心雜亂無章。

第二章 啟示

「吉，你最近可有見到那大夫？」

「自從第一次暈倒送病房後，就沒再見過他了，你這麼一說，不知不覺已一個月了…」

操練場內，延吉與李烈正一對一練習著槍法，炙熱的太陽正灼燒兩人粗壯附滿肌肉的身體，黃豆般大的汗珠隨著身體舞動滴落地面，又緩緩地蒸發。

「聽惇將軍的傳令說，那大夫可有名了，醫術一流，他自創獨門的技術據說救活許多怪病呢。」

「是你交友廣闊嗎…你怎盡認識一些充滿小道消息之人…」

兩人一邊閒聊，手上的木棍卻不斷進招，李烈手上木棍威猛剛強，槍法中的力、勁、猛、三訣招招到位，而李烈進招更顯得咄咄逼人，有如一頭飢餓的巨虎正要撲倒撕裂對方。

「唉唷，別這樣說，李烈我最喜愛與被頭上文武官忽視之人做朋友。」

「那你也真是個怪人…剛說到那大夫…我倒是挺走運的，一個月前初來乍到，竟給名醫治個小小的中暑…」

「哈！我看他當初是想治你的腦子吧！讀書人不做竟來做武人！唉唷，哪是名醫啊，根本沒治好啊！」

「去你的！」

比起李烈在嘻皮笑臉中刺出的威猛，延吉使槍顯得冷靜許多，

十分力氣七分是守，三分是攻。但每次找到李烈的破綻搶攻，卻又迅捷無比，並且都是最難迴守的位置，幾次突刺都讓李烈退了幾步以做閃避。那冷靜中包覆著的狠辣，若是短刺，就像一條狡猾的靈蛇；若是強攻，則彷彿是一頭巨龍要啃食對方。

「喝！瞧我自創的四夷賓服！」李烈木棍握緊，大喝一聲，用威猛的蠻力將木棍揮舞的更快，每一下掃蕩揮擊都發出破空的嗤嗤聲，由上而下，自左而右，形成綿密的槍陣網，強烈的威壓感令延吉不禁身子後仰連退數步。

忽然間，延吉身子一側，勘勘躲過李烈的斜劈，手上木棍朝同一方位揮出，兩根木棍喀一聲產生強大的撞擊，李烈被自身及延吉的力量往外一帶，失了重心，不禁往前踏了一步。但同一時間，延吉以理所當然的表情用木棍指著李烈喉頭。

「你輸了…」延吉稍微露出了笑容說道。

李烈剛穩住重心，甫踏定，眼前就多了一根粗木棍，內心知道勝負已定。但他本就是豪爽之人，那難過的感覺一閃即逝，隨即又哈哈大笑起來。

「啊哈…我真服了你了…這是我第三敗啦！」

延吉笑道：「彼此彼此，一報還一報，當初你在我身上戳了幾個發青瘀血？」

「哈哈…這可不得了啊…你進步神速，定是有高手在按中指點…」

延吉微笑不答話，緩緩回頭，往食堂走去。

「喂，吉，幫引薦這位師父給我啊…」

「再說…該吃飯了…」延吉沒有回頭，手一招，越走越遠。

「吉，衝個涼吧。這樣你還吃的下去？吉？延吉？」李烈叫喚延吉，但延吉卻依舊沒有回頭。

「唉…依舊是個怪人…」李烈搖搖頭，跟了上去…

夜晚，沉靜，偶爾的蟲鳴，夏夜晚風吹到人身上，是一種涼爽，舒適。甘夫人臥室門口旁，一旁的燭光映在關羽紅臉上，他坐在石椅上，皺著眉頭，手上拿著春秋，卻不知是否有讀進心中？抑或是早已了然於胸？

「伊呀」一聲，臥室開了門，走出一位俾女。

「關大人，甘夫人要我轉達一些話給您，是說您客氣了，您與夫人之上下關係，況且有俾女小紫我及下人阿牛也在場，共處一室本是無礙的。若他日尋得皇叔，以您的品德，這等小事兒皇叔也定能諒解。且今日不就寢還無妨，但若明日呢？後日呢？

一個月後呢？每日皆不眠，再強壯的身體遲早會倒下的。」

那小紫說起話來雖快卻口齒清晰，只說的關羽無縫可插話。但小紫一說完，關羽皺了皺眉頭，看都不看小紫一眼。

「轉告甘夫人我心領了，曹丞相想必是有難處才會如此，明日定另有安排。關某實不願今日貪圖一時方便，而忘記古訓君臣之禮。請小紫告知甘夫人盡早歇息，關某三更定會找處所做歇息的。」

「關大人，恕小紫無禮，您這樣是何苦？何必在意那繁文縟節之枷鎖？小紫沒讀過書，但小紫拙見，能活的自在不受限制不是挺快活？」

關羽聽完小紫一番話，眉頭皺的更深。

「小紫姑娘，你尚年輕，未經歷大風大浪，世俗許多事你未曾明白。莫再提進房之事，早些歇息才是正經。」

「呵…關大人仍是如此固執，小女先行告退…」小紫的倩影緩緩飄進房門，關羽眉頭鬆開，又開始專注在手上的春秋。

這時遠方走來一位士兵，上身全裸，渾身是汗，身形顯露了他的疲憊。只見他毫不知情關羽正坐在不遠處，自顧自言自語。

「五十次…還不夠…」

關羽見此小兵如此怪模怪樣，原本就要發作的氣頓時消減不少。

「來者何人？」

小兵聽見聲音，看到前面坐著關羽，頓時嚇了一跳。

「啊！小…小的不敢冒犯關羽大人…小的知錯…」

「報上名來…」

「小的知錯…」

「我是在問你的名字！」

「啊…是…在下延吉…隸屬關大人您甲隊第三小隊…」

「深夜未就寢，卻是為何？」

「實不相瞞…小的於前日中暑，為免來日又再拖累弟兄，想藉空閒增強體魄。」

關羽聽到這句，不禁微笑。

「喔？挺上進，但…這時練功未免不合時宜…」

「是大人，小的之後會擇日間鍛鍊…」

「甚好，趕緊下去吧。」

「是，大人。」

延吉轉身欲走，卻又突然回身。

「關大人…有件事想請教…」

「何事？」

「關大人可否解釋…何謂正義…？」

「正義…？」關羽再度皺起了眉頭。

「請恕小的無禮…」延吉轉身欲溜。

「等，待我思索…」關羽叫住了延吉，他只好尷尬的再轉回身。

一官一兵就這樣一坐一站將近半個時辰，夜晚微風還是一樣的涼爽…

最後，關羽終於抬起了頭。

「老夫所見…正義…就是內心想守護的事物…」

延吉在夏夜涼風中昏昏欲睡，突然聽到關羽回答，又嚇了一跳。

「啊…是…謝大人…」

「為何有此一問？」

「大人，此乃這幾日小的內心所存在之疑惑。但…現下戰亂為何而戰？為誰而戰？」

「喔…呵呵呵…好…好…將來定是位將才…」關羽又笑了，這讓延吉尷尬了起來。

關羽接著說道：「延吉啊…就如同老夫說的，若是你有需要守護的人、事、物，那便是正義。但是何謂正義，每人答案其實不盡相同，只因內心最重要的事物無人完全相同…試想想你需要守護什麼，誰需要受你守護，那就會是屬於你的正義…明白嗎？」

「是…」延吉聽完這番話後似懂非懂，又好像抓到了什麼一樣。

「時候不早，耽擱你睡眠，萬分抱歉。」

「不不不！關大人言重了，小的才是萬分感激…」

延吉拱了拱手，仍然光著上半身跑回臥室…。

「真是個有趣的小子。」關羽自言自語道。

在這之後，延吉每天硬是比一般士兵多鍛鍊了三四個時辰，虛弱的身子經過反覆練習、操演，兩個星期後，便不再被送進病房，白淨肌膚不再，取而代之的是古銅色的肌膚，粗壯的肉體，已成為一介武人。

「延吉，老夫雖使青龍刀，但對槍法也略懂一二。各式槍法不外乎力、勁、猛，三者到位，接著便是拍擊、刺擊、掃蕩…」

又一夜，延吉在黑夜中偷練槍法，正好遇上關羽正要回臥室就寢。關羽同意教授延吉，延吉自然也用心記憶。

說上一陣，關羽很嚴肅的對延吉說道：「延吉，強中自有強中手，一山還有一山高，這是古自今日不變之道理，尤其上了戰場，寡難擊眾，能活下來已是武藝高強、天生強運…」

「大人，您就能以寡擊眾，不是嗎？」

「不…老夫雖能殺華雄、戰呂布，卻還是暫降你主公了不是？」

「喔…」

「多說無益，老夫方才所言，未來上戰場自行體會吧。來，出招，老夫只教有心人，莫與隊上弟兄透露今晚之事。」

「是！」延吉長槍刺出。

兩天後，延吉從李烈手中奪得第一勝。

兩個星期後，白馬之役，關羽率領曹操所賜兵馬，上陣殺敵……

第三章 衝鋒

延吉手握長槍，與弟兄整齊排列，部隊前方是騎著赤兔的關羽，遠方十萬兵馬橫立於延吉等人面前。雙方接殺氣騰騰，而延吉此時渾身顫抖，不知是恐懼，還是興奮所造成的。

李烈正站在延吉後方，見延吉顫抖，忍不住問延吉：「怎麼？上場前還豪氣萬千的，怎麼此時倒害怕至斯？」

延吉用顫抖的語氣說：「不，我是興奮的發顫，有人云此乃”武者顫”…」

「哈…害怕便說，到時開戰我可保護不了你…」

「噤聲…」延吉撇了撇頭，又把焦點擺回有如人牆的十萬大軍。敵人真不少…我可以殺幾個呢…？在撤退或戰勝前我可以活下來嗎？延吉在心中不斷胡思亂想。但，五萬對十萬，就數字上來說很不樂觀，不只是延吉，其他人也同樣有些許不安。

但見關羽在赤兔上，仍然殺氣騰騰，延吉不時將眼睛瞟到關羽上，那股身為大將的氣魄…似乎自己還學不到家…。

遠方，袁紹麾下大將顏良，正對著丙隊、丁隊大將宋憲、魏續隔空挑釁，而此法似乎奏效，兩將禁不住挑釁紛紛帶隊衝鋒。霎時間殺聲震天，雙方沒一會功夫便接觸展開第一場戰鬥。

「看哪，宋將軍跟魏將軍上了啊。」

「上啊上啊，快將袁狗盡數殲滅啊！」

「那顏良什麼來頭？膽敢跟兩位將軍挑釁？活的不耐煩了！」

開戰後，待命的甲隊雖然保持良好軍紀，但也開始交頭接耳。延吉雖然不知道那顏良有幾兩重，但他曾經不自量力跟魏續挑戰，結果沒五刻鐘便被打倒在地，將與兵的差距他很清楚，而魏將軍的力量他也很清楚。他也知道接著要做的，是接下來甲隊的戰力補進…。

「擦！」一聲，宋憲頸部受了一刀，倒於馬下！

「丙隊弟兄莫慌！隨我來！」魏續見戰友戰死，悲憤交集，將丙隊快速編入丁隊後，馬蹄一蹬，大喊殺聲往顏良衝去。

顏良冷笑，馬蹄一蹬，對著魏續衝刺！

兩軍持續交戰，而兩方主將生死對決，也是一瞬間！

「擦！」魏續左手遭顏良齊刀斬斷，他低吼一聲，韁繩一拉馬回頭，手中大刀向顏良斬落！

「魏續先生，別自不量力了。」顏良居然笑了，手中長刀好整以暇的擋住魏續的刀招。「當你們二位受我挑釁時，就已注定你倆死亡之時…」

魏續傷口疼痛，並沒有理會顏良的冷嘲熱諷，且他之眼前的顏良武力高強，自己實非對手，他現下只想靠自己微薄的力量多拖延一點時間，避免更多弟兄遭受顏良的毒手。

「飛龍降世！」魏續拼了命了使出得意刀法。但…

「哪裡有飛龍？是條蟲吧。」顏良輕描淡寫的擋下攻擊，並在魏續身上多劃出兩道新傷口。

而這時兵力的差距及士氣的降低，兩隊組成的合軍也漸漸在潰敗，一位士兵大喊：

「將軍，擋不住了，快撤退啊！」

魏續聽到這句話，突然再度勒馬，快速衝向顏良！

顏良似乎也被這突來的舉動嚇到了，下意識的將馬往右一拉，正好左腳左馬肚正對著疾衝而來的魏續！

「喝啊啊啊啊啊！」魏續大喝，大刀橫劈出！

遠方，關羽下令了。

「甲隊，出擊！」

「殺！」甲隊士兵大喝一聲，關羽騎乘赤兔往前衝，延吉、李烈、所有甲隊弟兄，跟著往敵人衝鋒！而這也是屬於，延吉的第一場仗！

第四章 危機

「衝啊……..殺啊…。」「殺死你啊！」「上啊~~！」

很快的，甲隊即將跟十萬大軍接觸，兩方叫罵不絕於耳，而延吉卻選擇專注於敵人動向，閉口不答。

「隨我衝鋒！」關羽大喝，青龍偃月刀提起，快速斬落敵方一位前排士兵的腦袋！

「好！」這時延吉突然眼睛一亮，大叫一聲好，隨即跳起半丈

高，倒抓長槍，快速向前一送！

「擦擦！」延吉落地，長槍竟一口氣貫穿兩人，延吉用力將長槍拉出，屬於延吉的戰鬥開始！

他抖動手中長槍，左挑、右刺、前劃，沒一會功夫，他已連殺八名士兵！而李烈在一旁也是發動剛猛臂力，周遭敵軍皆被橫掃，所向披靡！

在不遠處，一群袁軍自動退開，畫出了一個空心圓，關羽跟顏良在圓中不斷迴圈，關羽倒提青龍偃月刀，左手仍捻著鬚鬚。而顏良握緊長刀，另一手提著魏續的腦袋。

「想必你便是那劉備的義弟關雲長了。」顏良上下打量著關羽。

「不錯，在下關雲長，賜教了。」

「那喪家之犬的義弟…哈哈…」顏良輕蔑的笑了笑。

沒想到關羽一聽到「喪家之犬」，忽然目露兇光，馬蹬一踩，直衝向顏良！

顏良正竊喜挑釁成功，已預備掉頭引關羽追趕至鐵騎軍團中央，卻沒料到赤兔腳程是如此之快，連勒馬都來不及，只好出刀抵擋。但關羽連同座下赤兔就像飛豹撲咬獵物般猛襲而來，顏良長刀未迴刀抵擋，青龍偃月刀已經直取他的咽喉！他那眼

睛睜得大大的，但已跟身體分家…

關羽，斬顏良於馬上！

李烈殺敵近百，但他也是人，雙手已開始疲累痠軟，延吉也一樣，全靠兩人平時的默契互補。你幫我多刺一人，我幫你擋兩刀。身上也出現了傷口，李烈的右手臂被刺中，鮮血涓涓流下，而延吉左手更被劃了一刀，鮮血直流，連長槍也混上了他的血跡…。兩人也只剩下自保的體力，看著弟兄一個個倒下去，卻也無能為力…。

忽然聽到敵軍陣中有人大叫：「顏將軍死啦！顏將軍死啦！」兩人及袁軍往聲音出處愣了一下，接著見到關羽騎著赤兔馬，左手提著顏良頭顱，右手揮舞青龍偃月刀浩蕩而來！兩人露出了疲憊的微笑，但見袁軍瞬間士氣到了最低點，陣形潰散，無心戀戰。關羽對著自家隊伍大喊：「追擊！」延吉與李烈兩人異口同聲大聲的回答：

「是！」兩人長槍再度向敵人遞出！

但在開始追擊的那一剎那，延吉瞥見了躺在地上的屍體…有認識的弟兄…有睜大眼睛彷彿死不瞑目的袁軍…就在看到的那一秒後，他有將近一刻鐘突然無法思考，他忘了現在要做的事情

是什麼…他來這裡的目的是什麼…他只是盲目的殺敵，感官意識突然不見了…一直到李烈呼喚著他，殘餘弟兄的歡呼聲，他才慢慢的醒過來…接著…他知道他打贏了一場仗，不過，沒有打勝仗該有的喜悅感…

第五章 意義

是夜，關羽的精銳部隊收拾了弟兄的屍體，能分享勝仗喜悅的人，有的對好友放聲大哭流下男兒淚，有人默默看著遠方，對著寂寥黑夜發呆，營火照亮他們的側臉，更增添他們的孤寂感。但也有些人在另一營帳內飲酒作樂慶祝打了勝仗，對這些人而言，能從戰場上活下來便是大吉，那絕對不能虧待自己。

延吉是默默看著遠方的其中一人，他偶爾回頭看著螢火映出營帳內飲酒作樂的身影，搖了搖頭，再度回到淡淡月光的黑夜。

「吉！來一杯吧！這酒啊~乃大傻帶來的家鄉酒啊！香醇又不失樸實，包你一喝便上癮！」李烈搖搖晃晃的從營帳走出，一看到延吉，便對著延吉大叫，然後又親熱的勾肩搭背，不斷把酒罈瓶口湊上延吉的嘴。

只見延吉使勁推開酒罈對著李烈苦笑：「別了…傷未癒…若於此時飲酒…怕痊癒之日要延後數日…」

「傻了你！」李烈醉醺醺的紅臉貼近延吉，「今日不作樂，就算早幾日傷好，哪日在上戰場被敵軍來個這麼一刀！」李烈擺出手刀，用力朝廷吉胸前畫下一刀。

「啊啊啊…傷口…痛…」延吉吃痛後退了好幾步。

「想喝這美酒也再無機會了，是否？」李烈不理延吉繼續說他的。「看看你我，這不就是代價！被那些雜碎砍了幾刀，咱們回捅他們幾個透明窟窿，他們死，咱們活著，這交易其實值得啊…值得啊…哈哈…」

延吉聽到這些話，眼前彷彿又閃過今天那觸目驚心的戰場，那交雜著我軍和敵軍屍體的地面…在他體力透支倒下前，看到文醜的頭顱被關羽一刀斬下…

李烈雖然已經醉茫茫，但他見延吉皺起眉頭，臉色變十分的難看，還是收起了醉意上前關心。

「好朋友，剛剛那刀弄痛你嗎？」

「不，非你過錯…」

延吉轉過身想要走，但被李烈一個箭步攔住。

「吉，是我不好，抱歉…」

「不…真的非你之錯…」

「好，那有何心事？說與我聽吧，說出心底話也較舒坦。」

「我…」

延吉頓了頓，正要開口，傳令文雄從遠方小跑步到兩人前。

「火哥，阿吉，好消息啊，關羽大人要見你們兩位！」傳令帶著微笑看著兩人。

李烈眼睛睜大，有點不可置信的看著文雄：「阿雄，真假？你喝醉了？」

「不不不，我今晚皆在關羽大人身旁，滴酒未沾啊，恭喜兩位了！大爺我先行告退啦！」文雄笑著對兩人說，拱了拱手往就寢用營帳跑去。

李烈笑開懷，大力拍了拍延吉肩膀：「好啊！我倆要被關羽大人重用啦！」

「喔…不錯…啊痛啊……」延吉虛應了一下，傷口又被李烈給撞了一下。

那一天，關羽失去兩名副將，但補上兩個更勇猛的副將。其中一位新副將，事蹟將流傳鄉野…。

文醜在後方見顏良的部隊潰散，心知不妙，手中長槍朝天一舉。

「兄弟們，上！為顏良報仇！」

命令一下，文醜馬繩一拉，一聲長嘯衝了出去，隨後五千精銳騎兵跟上，霎時間馬蹄聲不絕於耳，長沙滾滾！

李烈左手撫著胸前的刀傷，右手用長槍撐著地面，正在等關羽的下一步指示，卻已眼尖看到遠方捲起天邊的塵土。

「糟了！是騎兵隊！」李烈此話一出，身邊的弟兄見狀，立刻引起了騷動。

「莫慌！保持隊形！隨我衝鋒！」關羽勒馬迴身，對著部隊大喊。「對方雖為騎兵，但訓練絕無各位如此扎實勇猛！用心戰鬥，殺他個片甲不留！」

「好！」李烈首先大喝，接著其他人也跟上，士氣再度高昂。卻只有一個人…

「吉！別再發呆了！」李烈跑到延吉旁邊對著他大喊，延吉卻看著地板發愣。

「吉！袁軍殺過來了！醒醒啊！」李烈著急，用力搖了搖延吉的身體。此時延吉才慢慢回神。

「喔…好…」延吉兩眼無神，緩緩抬頭看著李烈。

「沒事吧？是否要請示編入後排稍做休息？」

「不…我沒事…」

忽然一聲長嘯打斷兩人的對話，文醜手提長槍朝關羽衝來！

「在下文醜！領教閣下高招！」長槍一提，手中長槍刺出！

「在下關雲長，領教了！」關羽青龍偃月刀由下至上斜劈，擋掉了剛猛的突刺。

而接著兩方士兵交鋒，再度開始戰鬥。

李烈天生加上後天鍛鍊的力勁已比尋常人要強，但剛剛才與顏良部隊交手，剩下的力氣已不到一半，現下又是精銳騎兵，打起來更是異常辛苦，尤其…

「吉，快退！保住小命要緊！」

李烈發現延吉除了跟自己一樣無初始般神勇，更發現他已無心戀戰，毫無戰意可言。但已自顧不暇，只好對著延吉大吼。

「吉！快退啊！呃啊！」李烈再度對延吉大吼，但因為稍微的分神，被一個武技精湛的騎兵劃傷大腿，李烈吃痛，不禁半跪下來。同樣延吉無心戀戰，除了刺倒一匹馬摔死一個敵軍外，光是防守就已無暇攻擊。

忽然，李烈在馬蹄聲中聽到一個細微的聲音，抬頭一看，那是剛與關羽交手的文醜，頭顱飛了起來，瞬時間所有人停止了半秒，緊接著關羽的殘餘精銳發出歡呼響，混戰中的騎兵隊則是紛紛驚呼一聲，如同顏良步兵隊一般開始潰逃！

接著，延吉倒了下去，李烈一個箭步衝上前扶了他起來，將他帶到後方，其他弟兄則是隨著關羽開始進擊…。

關羽斬顏良文醜，之後受到後世廣為流傳。

延吉跟李烈進了關羽營帳，看到關羽神威凜然的坐姿，兩人不禁肅然起敬。

「參見大人！」

「起身，坐。」

「謝大人！」

兩人坐上了旁邊的太師椅，目不轉睛的看著關羽。

「兩位今日於戰場上之勇猛，老夫得見，那猛獸般的戰意的確少見。老夫…想請你們二位…當我的副將！」

「真…真假？」

「此事還有假？正雄與潘剛皆於今日陣亡，老夫今日所見，也只有二位有此能力接其職位。」關羽髯著鬚鬚看著李烈。

「謝…謝大人！」

「今日早些休息，明日隨我行動。退下吧。」

「是，大人！」

李烈跟延吉起身，但延吉卻留在原地愣愣看著關羽。

「吉，你幹嘛？走吧！」

「大人！可否抽點時間回答在下問題？」

「吉！不可無禮！」李烈緊張的抓了抓延吉衣袖。

「兄弟，莫慌，先退下吧…我與你朋友聊聊…」

「是，大人…」李烈放下手，看了看延吉，轉身走了出去。

營帳內，就剩下關羽跟延吉，兩人沉默對看了許久…。

最後還是延吉先開了口。

「大人…何謂正義…正義便是如今日如此嗎…？」

「兄弟，此話怎講？」

「正義…是要看著身邊的人倒下才能有的代價嗎…？是要踩著別人的屍體前進，那才是正義嗎…？一切是為了榮耀誰？自己？大人您？還是丞相？」

關羽髯了髯鬚鬚，「這…莫想如此深入…老夫曾告訴你…正義…就是內心想守護之事物…」

「那，大人您奮勇殺敵，到頭來得到了什麼？」

「唉…還是那句…老夫勤練武藝，上戰場拼命，一切皆是為了守護老夫所珍惜的一切…」

延吉沉默不語，兩人再度陷入沉默…

這次倒是關羽先開了口，「兄弟，若以老夫而言，老夫今日能如此，便是拯救天下蒼生為己任，捨我其誰？」

延吉突然頭一抬，眼睛發出光芒。

「大人，是否目標遠大，能力便強？」

「這…兩者未必相等…但若因目標遠大而壯大自己，也可做如此解，未必為錯…」

「謝大人，小的已明白，小的告退。」

延吉說完，不等關羽回話，隨即轉身走出營帳，令關羽稍微愣了一下，畢竟延吉是兵，他是官，此舉可說是毫無禮貌。但關羽並未發作，因為他幾乎要被延吉問倒，內心也有些許的雜亂。

「唉…希望老夫別誤導後生小輩…」關羽在營帳內自言自語。

第六章 離去

官渡之戰，關羽於戰場上與劉備各自得到對方消息，劉備差點遭袁紹斬頭，而關羽則是收拾行囊準備出發，但遭曹操以迴避牌阻擋。

而此時，延吉再度回到熟悉的病房休養，官渡大戰他無法參與，令他感到無奈。

過了數日，延吉痊癒，一出病房就看到大傻跟李烈咧著嘴對著他笑。

「早你三日康復，還是我耐打！」李烈用力對延吉肩膀搥了好幾下。

「關羽大人重用的副將不在沙場上征戰，那可真辜負了大人的期待，咱們也打得不痛快，你說是不是啊？哈哈…」大傻拍了拍延吉肩膀哈哈大笑。

延吉也對著他們微笑，但他馬上露出嚴肅的神情。

「最近可有戰事可打？」

李烈聽到這句，有點不可思議的表情看著延吉。

「喂喂喂，你是真愛上戰場啦？沒見過有人渴望戰事的！」

在一旁的大傻也收起笑容，皺起眉頭望著他。

延吉不回話，慢慢跨過門檻，望著遠方。

「我並不是渴望戰爭…我是想追隨關羽大人…在他身旁學得王道，並跟著大人南征北討，使自己更強，至死方休…」

「又變回讀書人啦？突然如此文謫謫，還挺不習慣的…」李烈搔了搔頭，看著延吉的背影，忍不住碎碎念了幾句。

在一旁的大傻突然開口。「說到關羽大人，他昨日已離去啦…」

延吉一聽，臉色大變，轉身貼近大傻。

「你說什麼！現下大人上哪去了？」

「唉唷…吉啊…說話就說話…別貼那麼近…關羽大人昨日收拾行囊，帶著甘夫人北上尋他大哥去啦。」

「真的嗎…」延吉突然感到一陣強烈的沮喪，靠在門邊，不再說話。

三人在門口就這樣沉默了好一陣子，最後延吉似乎想到什麼，慢慢起身。

「烈，大傻，願意跟隨我追尋關羽大人嗎？」

此話一出，其餘兩人嚇了一大跳。

「吉，開玩笑的吧？」「別鬧了！」

「不…我並未隨口說說…」延吉眼神突然變的堅定，看著兩人。

李烈、大傻則是不可思議的神情看著他。

「要成為大將，並明白何謂正義，只有追隨關羽大人了！」

於是再度陷入沉默…

「若想尋求正義之意義，習得更強武藝成為一名大將，便追隨我吧。這是老夫能幫你之最大力量。」

關羽在延吉病榻前對著他這樣說。

延吉不答話，但眼神已經十分堅定看著關羽，不用回話，便已用男人的方式回答了。

「袁軍來勢洶洶，現下即將占領官渡，老夫受丞相所託，無法於此久留了，你好好養傷，待來日傷癒，定帶你衝鋒陷陣。」

「大人…帶我上戰場殺他幾個敵軍…」延吉突然開口，但語氣則是虛弱不堪。

「不，養兵千日，用在一時。兵未養好如何用？未來定有機會，保重。」

關羽起身，延吉與其他受傷弟兄目送著關羽高大的身影離去…。

「好朋友，擅離職守可是重罪啊！」李烈不安的率先開口了。

「大傻，你認識程昱軍師傳令，可否代我傳口信給他，請他代說與軍師？」

「此舉是可行…但你的理由？」大傻同樣不安的看著延吉。

「便說家鄉爹娘已老，解甲歸田孝敬爹娘…」

三人再次陷入沉默。直到聽到遠方傳來放飯的叫喊。

「就這樣辦吧，吉，好朋友一場，我跟隨你。」李烈思考了一陣，下定決心，拍了拍延吉胸口。

「那抱歉我恕不隨行了…淵將軍是好將軍，我想跟隨他，但放

心，我也會代你轉告他的。」大傻也終於開口，同樣拍拍延吉肩膀，表達精神上的支持。

「謝過兩位好兄弟，那我現在立刻準備行囊。」延吉點點頭，轉身離去。

同一時間，關羽斬孔秀於東嶺關。

第七章 榮耀的一瞬

即使延吉跟李烈只帶著輕便行囊，但兩腳不比四腳，兩人疾行數十里，卻仍然無法追上關羽一行車隊。到了東嶺關，才知關羽已斬殺太守孔秀，東嶺關正現於混亂中。兩人於附近投宿一間客棧，隔日又是疾行追趕。

兩日後，於洛陽得之，太守韓福遭關羽斬殺，但問過駐守士兵，關羽一行人離去不過一個時辰，兩人精神大振，走的更急了。終於，進入黑夜，兩人見到遠方前進中的馬車，以及血紅的寶馬，用剩餘的力氣跑至關羽前。

「關羽大人…呼…副將延吉、李烈…呼…願追隨大人…」延吉上氣不接下氣對著關羽拱手，李烈更是連話都答不出來。

關羽愣了愣，隨即摸了摸鬍子。「兩位客氣了，關某一路上已遇上不少阻礙，能得兩位幫手，已不勝感激。」

「大人…小的願追隨您學習您的王道！」延吉堅定看著關羽，關羽呵呵笑了起來。

那晚，一行人來到了汜水關門下，見大門已關，關羽便大聲問道：「在下漢壽亭侯關雲長，因天色已晚，特來借宿，煩請太守開方便之門。」

關上聽到叫喚，一人探出頭來，大聲回話。

「是關羽大人嗎？快請進。」

伊呀一聲，關口大門開啟，一行人緩緩走進關內。但此時延吉感受到開門吹出的冷風中，帶著一股不尋常的氣，令他心生警戒，眼神開始銳利環顧四周。

「大人，感覺不對，似乎有詐。」李烈也感受到武人能感覺的不尋常，出聲告之騎在馬上的關羽，但關羽似乎不以為意。

「靜，隨機應變。」

兩人正想再提醒關羽時，一種壓過他們的肅殺之氣湧向他們，原來關羽也已感受到不尋常之氣，防衛之心早起，表面上卻仍是氣定神閒，在旁的延吉不禁心中佩服。

「關羽大人好大的涵養，比起我倆，倒顯得毛躁不堪了。」

一行人進了各自房間做打點，關羽在旁守衛甘夫人進屋後，帶著延吉李烈上了鎮國寺赴約，那卞喜已在那等著。

到了寺中，關羽跟卞喜、住持一一拜見，閒談一陣後便進了會客堂。三人也心中明白：就是這了，看來等會免不了要一場拼鬥…

但見延吉見到卞喜那一刻，突然殺氣大起，讓關羽跟李烈偷偷打手勢，請他先帶出寺外，卞喜沒怎麼在意一個副將，況且，現下兩副將皆出寺，關羽手中無刀，可謂手無縛雞之力，現下正對自己的計畫有利，便任由李烈拖著延吉出寺。

一出寺外，李烈急忙問道：「吉，還不是時候，這樣未免太…」

延吉殺氣大盛：「就是那畜牲！是他帶頭殺了我爹娘！」

「噓！噤聲！原來便是他！吉，放心，那畜牲即使千刀萬剮也死不足惜，但一切私事等事成再算帳，現下不是時候啊！」李烈焦急的勸說延吉，延吉殺氣漸退，但眼神的殺氣仍然未消。

「我知現下不是時候…但喪爹娘之痛…」

「唉…忍忍吧…過不久便有你的機會了…」

兩人沉默了好一陣子，月光照映在兩人臉上，一憂一怒的臉龐，

更顯倒映兩人黑影的詭譎感。

過了良久，月光慢慢被黑雲遮蔽，兩人漸漸淹沒在黑暗之中，
延吉終於開口。

「也許你說的對…大事為重…出發吧…」

李烈點了點頭，兩股黑影開始在黑暗中飛快移動。

會客堂內，關羽與卞喜及其部下敬過酒，輕輕放下酒杯，緩緩
對卞喜道來：

「卞君請關某，是好意，還是歹意？」

卞喜正要回答，關羽拂袖一掃，桌上前酒菜全數撞下地板。

「哼！欲殺關某，何需掩飾？儘管上便是！」

卞喜只是個武夫，不擅於文人的狡詐詭辯，見計劃似乎將被揭
穿，便不再掩飾，露出奸詐微笑。

「卞喜也非蠢驢笨牛，素聞關雲長神威蓋世，能戰呂布數百回
不敗，此等武人若正面衝突，只怕有敗無勝。嘿嘿…這下流招
數一用，未免遭後人恥笑，但能殺你如此武神，也算是不枉此
生！現下你無兵器在手，汜水關現下也到處皆有埋伏，看你如
何逃脫？」

關羽轉頭一哼，並不答話。

卞喜見關羽不答話，嘿嘿冷笑兩聲。

「關羽大人莫怨我，今日你自投羅網，不殺你，為免對不住地下黃泉的黃金黨弟兄了…」

關羽冷笑，「即便關某未有武器於左近，就憑你一人，焉想殺關某？為免將官某小覷了！」

「哼！死到臨頭還嘴硬！刀斧手！現身！」

此話一出，會客室外立刻出現數十名黑影，並有數十名刀斧手開門衝進會客室。

「哼！關雲長，如果現下求饒還來得及，我可饒你寫完遺書再死！」

關羽不答話，只緩緩的調整了座椅。

卞喜見關羽似乎不把他話當一回事，怒從中來，大喊：「兄弟們，上！」

站在會客室的刀斧手聽了令，上前了一步。這時關羽不愠不火的神情一變，殺氣大起，一起身，刀斧手瞬間震懾倒退了數步。

「我關某豈會是汝等鼠輩之囊中物？殺！」

刀斧手又退了數步。

這時外頭突然一股熱血噴進會客室，還濺了幾滴到卞喜衣服

上，接著是好幾名刀斧手的慘叫。

「怎麼回事？怎有外援？敵襲啊！敵襲啊！」卞喜見狀慌了手腳，對著室內刀斧手不住叫喊。

「小兒卞喜，此等下流招數，此等兵力，卻還不及我兩位副將，今日你是在劫難逃！」關羽髯了髯鬚子，輕蔑的看著卞喜。

在外頭的李烈對關羽大叫：「大人，接刀！」

關羽的青龍偃月刀穿破窗戶，直朝關羽而來。關羽一個回身，右手凌空一抓，青龍偃月刀已穩穩抓住，武神再臨！

關羽左手抓穩偃月刀，一招「大刀闊斧」使出，可謂銳不可擋，橫一刀便劈死五名刀斧手，餘下仍在會客室的刀斧手見關羽神威凜凜，不禁丟下武器往外奔逃。卞喜見狀，立刻也奪門而出。

原來在收到鎮國寺邀約後，關羽便與兩位副將做好商量，用各種名義對關內做偵查，確定對方埋伏地點。關羽進寺後，兩人溜回住所帶好三人武器，李烈帶著青龍偃月刀，沿路回寺途中先下手為強，解決所有監視，以及寺外埋伏。延吉則是以最快速度回到甘夫人住所保護甘夫人，以防卞喜做玉石俱焚。

「想走？」關羽大喝一聲，提氣直追，一下便奔到卞喜身後，一刀劈下，卞喜背上中刀，吃痛倒下。關羽的青龍偃月刀指著卞喜直湧血的背心，大聲喝道：「大膽鼠輩！如今還有何話好說？」

卞喜受了重傷，卻反笑：「哈…關雲長啊關雲長…你棋深妙著…卻少算一樣啊…」

「哼！說！又有何花樣？」

「哈哈…殺了我還有我眾兄弟又如何…我要你找到你大哥也無法交代…」

關羽冷笑一聲說：「好說，此等下流招數關某卻也還猜的到，關某早已派另一位副將在旁保護了。」

「哼…憑他一人之力，鬥的過眾多刀斧手及弓箭手嗎…？」

關羽聽到弓箭手，不禁大驚。這時李烈已解決掉所有刀斧手，到了關羽身旁。

「李烈！速去東廂房支援延吉！」關羽對李烈說，而李烈首次看到關羽眼神透露著不安。領了命立即往甘夫人住所跑去。而關羽大手一把將卞喜抓起，恨恨對著他說：「鼠輩！你這條命不該我來結束，望你到那裡時我的副將還活著，否則…關某要你生不如死！」

卞喜嘴角已在淌血，但仍然嘿嘿冷笑了兩聲，並不答話。

「大人，何謂正義？」

「正義…就是內心想守護之事物…」

「放箭！」

「甘夫人速回房內！小的自當保護夫人！待關大人趕回前勿出房門半步！」

「只有他一人，大家上啊！」

「想進房？下輩子吧！」

「哇！峰哥你們快放箭！擋不住啊！」

「任建快上！包夾他！」

「刀斧手們！好機會！他又中箭啦！」

「有屁用！他還在動啊！」

「別吵了！快替大牛他們報仇！啊！！！」

「無二！啊啊！峰哥後面！他還有幫手啊！！！」

「擦！擦！擦！擦！」

「………」

「……」

「是…李烈嗎…？」

「吉…吉…不…別…」

關羽趕到時，延吉跌坐在房門前，身上插了數支箭，還有無數涓涓湧血的傷口。他衝進房門，見甘夫人瑟縮在床上哭泣，不禁先鬆了口氣，但又眉頭一皺，快速跑出房門，只見延吉眼神慢慢飄向他，對著他露出淺淺的微笑。

「大…大人…小的…誓死守護…甘夫人…」延吉氣若游絲，命在旦夕。

原本李烈在旁啜泣，忽然站起身，開始朝著地上的許多刀斧手、弓箭手屍體不斷又踹又打，喉嚨發出難以想像的怒吼。

被關羽丟在一旁的卞喜，則是不敢相信眼前所見。

「不…不過是個副將…憑…憑一人之力…便殺掉所有人…？」

關羽緩緩蹲下身，悲傷的看著延吉。

「大…大人…小的武藝不精…以後再也無法追隨大人了…」

「莫說話…」關羽忍住男兒眼淚，起身上前把卞喜拖到了延吉面前。

「吉，關某知你爹娘皆是此人所殺，特地帶來交與你結束他的狗命…這是關某現下能為你做的…」關羽將卞喜往地板重重一擲，卞喜已身受重傷，再這麼一摔，不禁痛得哇哇大叫。

「謝…謝大人…恩情…永難…忘懷…」延吉說完話，抓起身旁的長槍，緩緩朝卞喜心口刺去。

卞喜看到緩緩朝他心口而來的長槍，不禁大驚。對卞喜而言，這時若能來個快槍直刺心口，還死了爽快。但這時延吉氣力已慢慢消失，那長槍槍頭是慢慢的接近他心口，那可以所謂凌遲了。那自內心深處發出的深沉恐懼，令卞喜背脊除了湧血，還冒出了冷汗，同時身體也不斷顫抖，他腦子突然響起適才關羽對他說的「生不如死」，他這時才真正明白。

「吉，兵書有云…遇事不敷衍躲避…不讓私利動搖…以戰死為榮…不忍辱偷生…謂之”義將”…」關羽突然說話，延吉長槍懸在空中，抬頭看著關羽。

「在關某心目中，你亦是位”將”，是位”大將”…」

延吉嘴角流著血，露出燦爛的微笑。

「謝…謝大人…讚賞…原來…我…也有…如此…威望了…我也是…大將…跟大人一樣…」

延吉用最後的力氣直刺，長槍終於貫進卞喜心口，卞喜大叫一

聲，就此斃命。

而刺進卞喜心口同時，延吉也緩緩閉上眼睛，那身體兀自僵直，停留在完美的出槍姿勢，即使是坐在地上，還是彷彿充滿著霸氣…。

「閣下生命中榮耀的一瞬，關某大感恩德，請受關某拜服。」

關羽對延吉的屍身半跪拱手敬拜。李烈則是忍不住放聲大哭。

後人有詩嘆曰：

「挂印封金辭漢相，尋兄遙望遠途還。馬騎赤兔行千里，刀偃青龍出五關。忠義慨然沖宇宙，英雄從此震江山。獨行斬將應無敵，今古留題翰墨間。」

關羽過五關斬六將，後人仍然津津樂道，但也有一些鄉野傳說，說道那關羽身旁兩位親信，勇猛過人，隨關羽南征北討建立不少戰功，只可惜其中一位英年早逝……

天下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。赤壁之戰後，三國鼎立，魏國被司馬師竄位，號晉。

而後晉再侵略蜀吳，統一天下。這近百年歷史，產生了無數可歌可泣的故事…。

李烈癘著腿走到了延吉墳前，放上一包水果。

「我替你尋得正義了，但是這是屬於我的正義，因為正義存在每人心中。那，你呢…？」